

司马迁的稿费

我站在陕西韩城司马迁祠院的高台上，冷不丁想到了司马迁的稿费。

司马迁留下一部《史记》，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假设按千字百元论价，应得52650元稿费。这笔款项，可以供他在韩城（古夏阳）老家添置一所农家小院，或在当年的京城、今日的西安购买一辆面包车。单从这一次性的稿酬来说，自然是“多乎哉，不多也”的了。不过，倘若把历朝历代的发行量计算在内，把译成世界多国文字的版税计算在内，就变得十分可观，恐怕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能够打得住的。

司马迁为了写作《史记》，不惜含羞忍辱，承受宫刑。因此，我们今天在落实政策、支付超时限稿费的同时，还应追加健康损失费和精神抚慰金，对比相应的国际赔偿条例，这也是一笔为数不菲的金额。

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两千多年来，哺育了中华民族多少杰出的铮铮铁骨、磊磊奇才。为此，我们还应增加一份特别贡献奖——相信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拍手赞成。

当今世界最牛的文学奖项为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那家伙高屋建瓴，一网把天下的“灵魂工程师”打尽。可惜，该奖只颁给在世的作家，已逝者不在其中。这是诺贝尔的短见，也是他的不公。我说，为体现公平，咱们莫如另外设立一项文学大奖，奖励从屈原、荷马到鲁迅、托尔斯泰等世界级别的千古文人。该奖的第一个对象，我建议，就锁定太史公司马迁。

这个奖不能小气，无论如何要比诺贝尔奖来得更气派、更隆重。资料显示，诺贝尔奖单项金额大约在一百万美元，我们呢，不妨扩大十倍，提高到一千万美元。

把以上各项相加，司马迁名下所得，无疑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然而，司马迁已死，无法享受这笔巨款，根据财产继承法，只能由他的后人领取。

谁是司马迁的后人？

史料称，司马迁有两个儿子，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假若不是他在鼎盛之秋出了事，其后人有望像孔孟两家那样瓜瓞绵延，克绍箕裘。遗憾的是，公元前99年，北抗匈奴的李陵兵败被俘，不得已作了降将，司马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孤军奋战、弹尽粮绝的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银铛入狱，判处死刑。消息传到他的老家夏阳高门原，族人害怕株连，星夜改姓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举族从聚居的村庄蒸发，逃往荒山野岭的老牛坡。

“日月无穷穷日月，江山不老老江山”。朝代更迭，沧海桑田。如今，要在老牛坡一带以及散居华夏乃至世界各地的“冯、同”二姓中，考证出究竟谁是司马迁的嫡系传人，实在勉为其难。

那么怎么办？

也好办。既然司马迁的嫡系传人难以落实，我就斗胆建议——说到这里，我本能地挺直了腰杆，凭栏远眺，气涌如山——咱索性把司马迁名下种种所得单列出来，创立一项司马迁文化基金，专门奖励那些有司马先生之风骨，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当代硕彦鸿儒。诚如是，则司马迁幸甚，当今文坛史苑幸甚！

姑妄之言，极目浮云，披襟当风，莞尔一笑。

（卞毓方）



天地能知忠义心

近日得知，在北京档案馆王兰顺等同志辛勤的努力之下，抗日英雄佟麟阁将军的阵亡地之谜终于被揭开。在丰台区一个叫时村的地方，70年前，曾是一片青纱帐，那里不仅是佟麟阁将军的阵亡之地，而且是佟将军率领的学生训练团全部殉国的200名士兵的埋葬地（当时遗体上下三层就地埋在那里）。那个地方我很熟悉，30多年前我教书的中学就在它的边上，和它紧挨着的村子叫石榴庄，很多学生就住在這兩個村子里。天天从它身边经过，不知道那里竟然埋藏着如此惊人的秘密和金戈铁马的风雨。

70年的岁月足以改变一切，不该怪罪现在的孩子只知道歌手童安格而淡忘了英雄佟麟阁，其实，也应该责备我们自己对于英雄的淡漠。当年国民党国防部866号公函明确写着，佟麟阁将军率领的全部将士战死在石榴庄、时村一带，材料一直在档案馆里放着，而石榴庄和时村起码在我教书的上世纪70年代末还这么叫着，找起来并不难。

70年前将军的阵亡地，在岁月的更迭之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当年血染的青纱帐，解放后变成了城乡结合部，如今就在南三环的边上，四周被高楼大厦包围，

变成了城市建设金贵的预留地，规划中要盖起一片商品楼，每平方米的价钱自然不菲。当然，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不正常。但是，只要想想，悲壮的历史与200名烈士的遗骨，都将沉埋于楼下与地下车库同在了，后代人将更不会把这里和英雄和战争联系在一起，而只当成京城若干个楼盘中司空见惯的一个。

令我感慨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对于历史和英雄的态度，与对商品和利益的态度，变化得那样快，而且是那样地不知不觉、无师自通，仿佛轻车熟路就找到了归宿。当王兰顺他们建议在将军阵亡地辟一片公共绿地，矗立将军的塑像，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地政府的相关人员也觉得这建议很不错，却又说“搞历史文化也不能影响发展建设嘛”，意在把绿地移到别处，轻而易举地就让历史和现实错了位。在历史与现实、文化和经济、精神和利益的天平上，我们有时就是这样不知孰轻孰重——我们已经拥有无数大同小异的商品楼，我们却只拥有一位佟麟阁将军。

好在现在一切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当年建商品楼的规划已经改动并得到批准，在当年佟麟阁将军阵亡的地方，将建起一所九

年一贯制的学校，学校就以佟麟阁命名，让孩子们朗朗读书声呼应着历史的回声。在校园里将矗立佟麟阁将军的塑像，和一座铭刻当年随将军一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全部牺牲的那200名学生兵的英雄事迹。当然，如果建成一座佟麟阁公园，其实会比学校更方便人们进入，随时可以瞻仰将军的塑像和烈士的墓碑，寄托自己的缅怀之情，而且会成为北京的一道新的人文景观。不过，建一座学校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也更寄托着传统与文化的代代传承之意。我们感慨在商业大潮中我们有些人价值观急遽蜕变的同时，我们也感慨并感动于如王兰顺这样一批对于历史与英雄心存敬畏与敬重之心的人们，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让历史不至于风干而仅仅成为记忆，才让英雄不仅仅存活于档案馆尘埋网封的册页之中。

因伤一直躺在床上读剑南诗稿，正看到放翁有这样一句诗：江河不洗今古恨，天地能知忠义心。这是几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崇尚并秉承的心。谨以此诗献给所有在历史变异中操守不移、趋避不易的人们以及未来的佟麟阁将军的像前和纪念碑前。

（肖复兴）



寻景

单中 摄

抹不去的记忆

我在焦急中等待着回访北大荒的日子，直到北去的列车启动，那思绪的翅膀仍在拍打着我这颗已不年轻的心。

三十年前，我们几十万热血青年告别城市和亲人奔向这片广袤神奇的黑土地。劳动虽然艰苦，恋爱也曾是“禁区”，可青春的萌动、对美的追求、对爱的向往，是冰封不住、雪锁不了的。

一个清纯、美丽、能干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可她是许多男知青心目中的“白雪公主”，我无法知道她情钟于谁，也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只能远远地痴痴地望着她，悄悄地暗暗地恋着她。我终于找到接近她的机会，当我把她的一封信家信递给她时，看见了她

脸上迷人的笑靥，也知道了她的父母都在“干校”劳动。

秋收大会战的一天，听说她病了，发着高烧，我真急了，趁着田间休息，偷偷地跑去看她。

我多想给她带点什么，可是……就在这时，住在二里地外的老北大荒职工家属高大娘给她端来了一大碗连亲生骨肉都吃不着的荷包蛋，在那特殊的岁月里，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得到这慈母般的关爱，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就在我对她的眷恋一天比一天加深的时候，她却被调到农场的小学校当教师，眼看她就要离开连队了，我心中郁闷，不知不觉来到她经常绘画的地方，用口琴吹起久违了的情歌。

后来，她被选送到家乡的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像断了线的风筝，她远远地飞出了我的视野。

在她即将毕业时，我也加入了知青返城的队伍，想去追寻她的踪影，点燃爱的火焰，可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我惊呆了。她坚决地放弃了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又返回北大荒，要把学到的知识献给那里的孩子们。万分复杂的心理使我在真爱与现实的选择面前退缩了，更痛惜初恋就这样的付诸东流。

啊，北大荒，你留给我一生一世抹不去的记忆，黑土地，我与你有着不解的情缘。当我有一天逝去时，我的骨灰将会埋在这里，我要在你的怀抱里长眠。

（李战）



误区与错怪

一只狼从森林里跑出来，蹲在村口不走，这让一村子人都感到恐惧。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只天下最凶猛的狼，他不但怕人，还竟敢与人为敌。

有人举起猎枪要射杀它。狼看到猎枪，却一动不动。猎人怕了，怕万一打不中，狼会凶残地对村人发起攻击——这是很有可能的。为了全村人的安全，猎人还是选择了陷阱。

将这只胆大妄为的狼抓获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只又老又病，浑身是伤的狼。它已经无力像其他狼那样奔跑，更无法在森林里逮捉动物——原来，它并不凶猛，而是因为疾病和衰老才无奈地出现在了村边。

一只谁也驯服不了的烈马，让所有的骑手都感到可怕。只要有人骑到它的身上，它就狂奔不止，将人翻倒在地才罢休。即便平时，谁要走近它一步，它也会瞪起眼睛，前蹄腾空，发出吓人的嘶鸣。大家都说，这真是一匹少见的烈马，天下怎么会有这么烈性的马。

可久而久之，驯马人却意外发现，这一切原来都是人们的误区与错怪。原来这匹马并非烈性，而是因为过于胆小而经不住刺激。马棚里的一只小老鼠都会吓得它四蹄乱跳。它竟然是时时处在一种紧张而又无力自拔的惊恐中。

后来，人们用另一种方法去驯养它，给它喂豆子，给它梳理毛发，渐渐的，它恢复了平静。原来它是一匹天下最温和，最老实，最胆小的马。

某人突然在某日变得怒气冲天，因为一点不值当的小事和同事们大吵起来，闹得大家都很别扭，谁也没想到，此人竟是如此的不近人情，狂妄自大。人们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很快，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离婚了，炒股又赔了大半，孩子逃学，却在路上发生了车祸……他所遇之事，一切都不顺利。原来他处在巨大的不幸中，内心脆弱到了极点，这回愣神的反而是大家。

人生在世，我们都有对事物误解的时候，甚至是照着事物的反面去看待问题。因此，我们都有对人对事错怪的时候，我们无法知道那只老狼是因为有病找不到食物而蹲在了村口，无法清楚那只总是处在紧张中的烈马，更不明白同事是因为极度的脆弱和我们吵架。

因此，时时保持一种对外界的体谅，是我们终身的美德和必需，这份看似对外的宽容，恰恰是我们做事的余地与尺寸。在平日，正是这份宽容，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外在的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了周围的事物，使我们少一分错怪，多一分真诚。

（股亮）